

〔法〕莫泊桑 著

桂裕芳 主编

王庭荣 刘自强等 译

小罗克



• 世界小说书系 •

世界小说书系

小罗克

中短篇小说

(1885.1—1886.10)

〔法〕莫泊桑 著

桂裕芳 主编

王庭荣 刘自强等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世界小说书系

小 罗 克

中短篇小说

(1885.1—1886.10)

[法]莫泊桑 著

桂裕芳 主编

王庭荣 刘自强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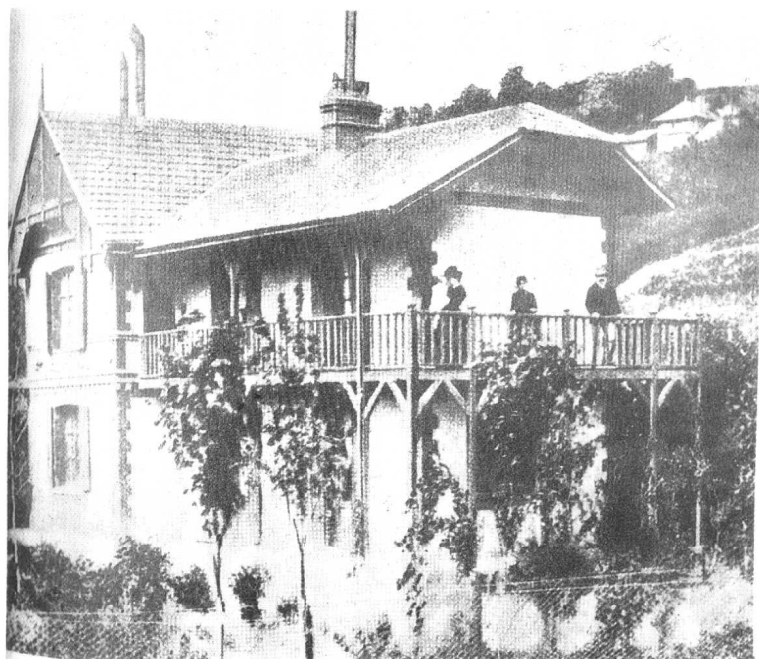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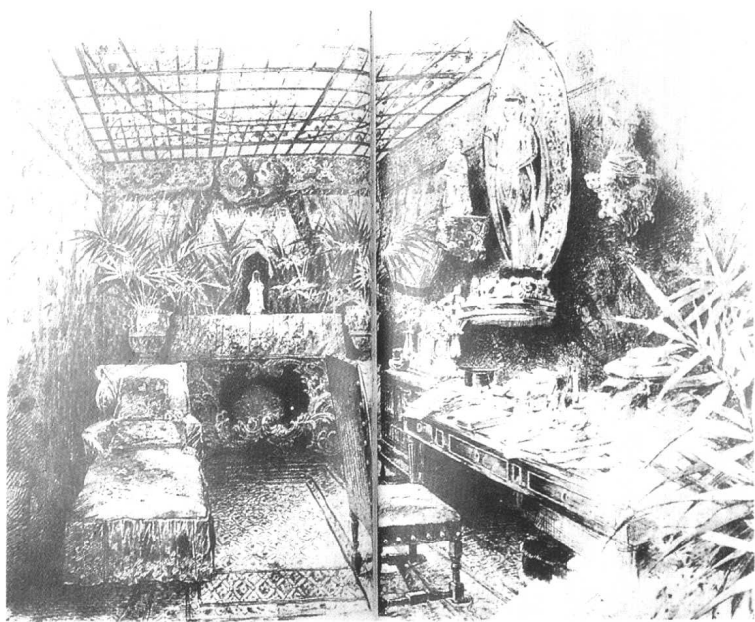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1/32 14.625印张 336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7.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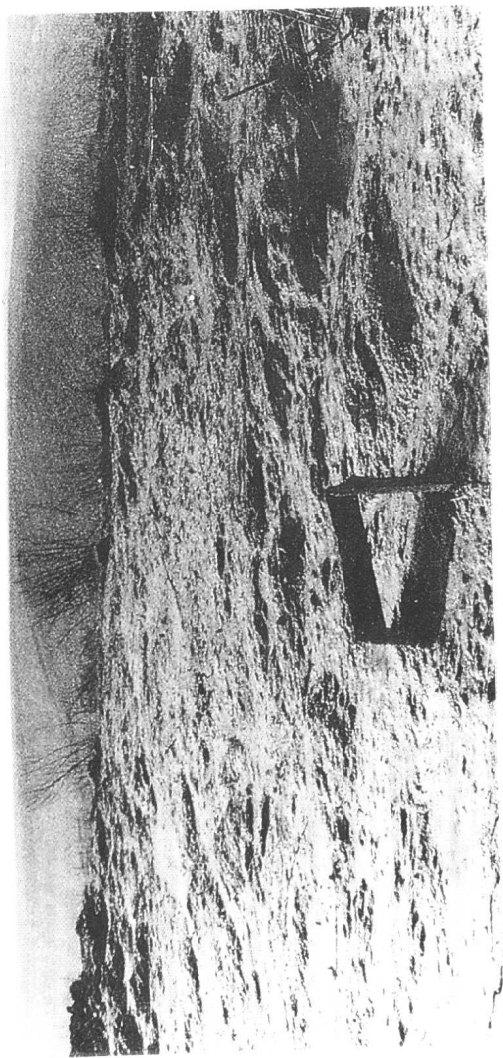
ISBN 7-5434-2567-X/I·248



莫泊桑在埃特勒塔的幽静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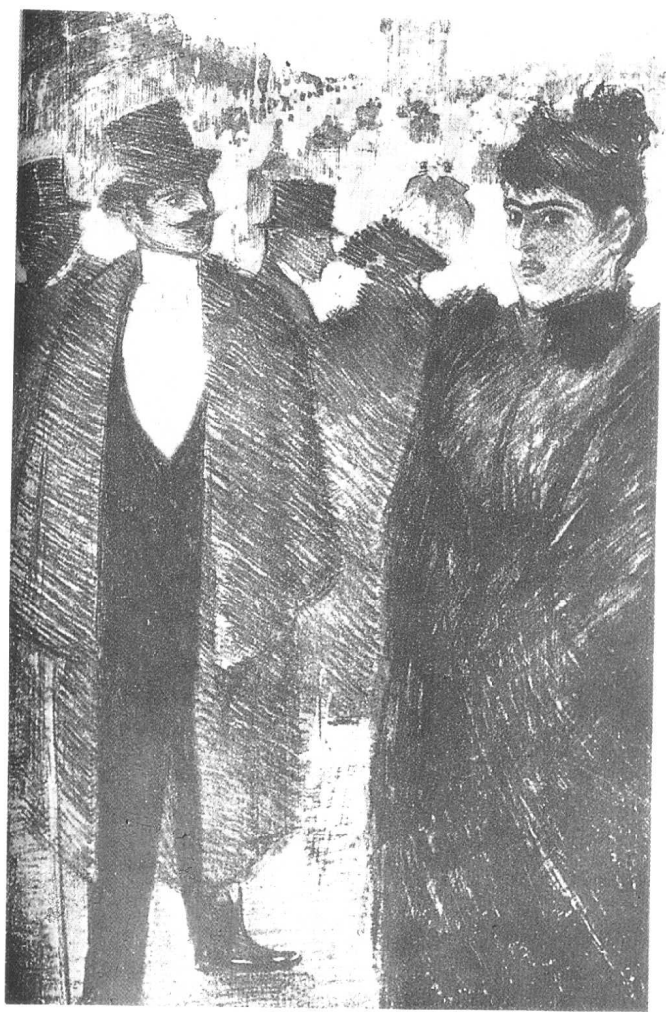


莫泊桑的工作室——冬季花园



诺曼底的科地区

——马纽埃尔·吉普鲁 摄



她是誰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1885. 1. 5—1886. 10. 5)

待售	王庭荣 译 (1)
图瓦纳	王庭荣 译 (9)
洗礼	王庭荣 译 (21)
陌生女人	王庭荣 译 (28)
白与蓝	王庭荣 译 (35)
我们的那些英国人	王庭荣 译 (42)
一个疯子的来信	王庭荣 译 (52)
蒙日莱大爷	王庭荣 译 (59)
罗歇的办法	王庭荣 译 (66)
在车厢里	王庭荣 译 (71)
小兵	王庭荣 译 (79)
一封来信	王庭荣 译 (88)
一次失败	王庭荣 译 (95)
约瑟夫	王庭荣 译 (104)
完结	王庭荣 译 (113)

别针	王庭荣 译 (121)
知心话	王庭荣 译 (129)
我的二十五天	王庭荣 译 (136)
一个疯子	王庭荣 译 (146)
冒失	王庭荣 译 (155)
夏洛姆大爷的头痛病	王庭荣 译 (164)
山鹑	王庭荣 译 (174)
萨依拉	王庭荣 译 (184)
帕朗先生	王庭荣 译 (194)
小罗克	刘自强 译 (239)
获救	刘自强 译 (274)
沉船	刘自强 译 (281)
珍珠小姐	刘自强 译 (294)
隐士	刘自强 译 (312)
谈猫	刘自强 译 (320)
罗萨莉·普吕当	刘自强 译 (329)
帕里斯夫人	刘自强 译 (334)
朱丽·罗曼	刘自强 译 (343)
健康旅行	刘自强 译 (353)
示意	刘自强 译 (360)
阿玛布勒老爹	刘自强 译 (368)
人的苦难	刘自强 译 (392)
在树林中	严胜男 译 (398)
一个家庭	严胜男 译 (404)
魔鬼	严胜男 译 (411)

一桩离婚案件	严胜男 译 (420)
小旅店	严胜男 译 (428)
拉丁文问题	严胜男 译 (442)
德·菲默罗尔侯爵	严胜男 译 (453)

待 售*

太阳刚刚升起就步行出发，穿过田野，沿着宁静的大海，在晨露中行走，多么令人陶醉啊！

多么令人陶醉！这种醉意通过光线进入你的双眼，通过轻柔的空气飘进你的鼻孔，通过微风吹进你的皮肤。

我们对于热恋的土地的某些时刻为什么会保持如此清晰，如此珍爱和如此强烈的回忆呢？这是对于一种甜蜜而迅速的激情的回忆。它如同在大路拐弯处，山谷入口或是河边发现旖旎景色，或是遇到一位讨人喜欢的姑娘。

我想起了有那么一天，我正沿着布列塔尼海岸向着菲尼斯泰尔西端走去。我漫不经心地沿着大海的浪涛快步向前。那是在坎佩累附近，这个布列塔尼最温柔和最美丽的地方。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上，一个能使你年轻二十岁，给你重新点燃希望之火，带来少年般幻想的早上。

我走在一条位于麦田和波浪之间的似有似无的小路上。麦子纹丝不动，海浪也很少起伏。可以闻得到成熟麦子的甜香气味和海藻的海腥味。我漫不经心地向前走着，继续进行两周前

* 1885年1月5日载于《费加罗报》。

开始的环绕布列塔尼的旅行。我感到自己很健壮、灵敏、幸福和快活。我向前走着。

我什么都不想！在这种无意识的，深深的，肉体上的快乐时刻，如同在草地上奔跑的动物，在日光下天空里飞翔的鸟儿感受到的快乐，在这样的快乐时刻何必去想什么呢？我听到远处有人在唱圣歌，可能是一支仪式队伍，因为那是个星期日。但是，当我绕过了一个海角，我就被面前的一片景象迷住，呆在那里不动了。有五条满载男女老少的大渔船正在驶向普路纳温庆祝朝圣节。

它们在一阵微弱而短促的轻风推动下，正沿着海岸缓缓地航行。风时而把棕色的船帆吹得鼓起，时而因精疲力竭很快让它们松弛掉下，贴在船桅上。

满载人群的渔船沉重地，缓慢地向前滑行。船上的人们都在歌唱。男人们都站在船的两边，头戴高帽子，唱出了他们的强音；妇女们正在用尖利的嗓音高喊着，而儿童们稚嫩的嗓音则像走调的短笛声，混杂在这部虔诚而强有力的大合唱里。

五条船上的善男信女们都在高唱同一首赞美歌，那单调的节奏一直飞上宁静的天空，那五条渔船前后一条紧挨着一条正在驶向前方。

它们从我面前经过，又背向着我而离去，我看着它们越驶越远。我听着他们的歌声逐渐微弱，直至消失。

于是，我开始遐想一些美好的事物，如同那些最年轻的人们幼稚而可爱地幻想一样。

这个爱幻想的年龄，一生中唯一幸福的年代，消逝得多么快啊！当人们只剩下孤身一人时，只要立即能有不顾一切追求希望的神圣能力，那么他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忧郁、愁闷和沮

丧的。这是一个美妙的梦幻仙国，在这个思想遨游的幻觉里一切都能够实现！在梦幻的金色粉末照耀下，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幻想起来。幻想什么呢？幻想人们不断等待的一切，幻想人们渴望得到的一切：财富、荣誉和女人。

于是，我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同时用手抚弄着小麦的金色穗头，它们低下头去，并且刺得我皮肤发痒，如同在抚摩一簇头发。

我绕过一个小小的岬角，在一片狭小的圆形海滩尽头，我发现了一幢建造在三块台地上的白房子，它们一直向下通向海边。

为什么一看见这幢白房子我就高兴得浑身打颤？我自己也说不清。人们有时在旅途中往往会发现，有的地方仿佛认识很久了，你对它们是那么熟悉，它们又是那样地博得你满心喜欢。难道以前你从未见过这些地方，从未在那里生活过吗？那里的一切都能吸引你，诱惑你，包括柔和的地平线，树木的位置，沙粒的颜色……

哦！这座站立在那三块高高的台地上的漂亮房子！在通向大海的台地两旁栽着两行高大的果树，就像是巨型的梯阶。每一片台地上都有一长簇盛开的西班牙染料木花，仿佛一尊尊金色的王冠。

我爱上了这幢房子，随即停了下来。我多么想占有它，永远地在那里生活啊！我走近大门，我的心由于渴望而怦怦直跳。在栅栏门的一根柱子上，我看到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待售”。

我感到了一种喜悦的颤动，仿佛有人要把这幢房子奉献给我，赠给我！为什么？是呀，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待售”，这就意味着它几乎不再属于某个人，它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人，属于我，属于我！这种欢愉之情，这种无法解释的彻底轻松感觉从何而来呢？然而，我很明白我买不起它。我拿什么来付款呢？这无所谓，总之它是准备出售的。笼中的鸟属于它的主人，天空中的鸟则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我的。

于是我走进了花园。哦！多么迷人的花园！那里的平台叠叠层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殉难者伸长了手臂在捍卫着护墙，一簇簇金色的染料木花正在怒放。另外，在每一个平台的两端各有一棵老无花果树。

当我走到最后一片平台时，我向远处眺望。小小的海滩静卧在我的脚下，它是圆形沙质的，有三块沉重的棕色巨岩把它与大海隔开，阻挡海水侵入，并且在风急浪大的日子里把浪头击碎。

在我面前的一个海角上，有两块巨大岩石，一块站立，一块卧躺在草地上。它们是一根糙石巨柱和一座石桌坟，像被某种魔法定住了的一对怪异的夫妻，仿佛永远地望着那座他们看着它建造起来的小房子。他们认识这个从前很孤寂的小海湾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以后他们将会看到这幢待售的小房子倒塌，变为粉尘，飞扬和消失！

哦！古老的石桌坟和石柱，我多么爱你们！

随后，我按响了门铃，如同按自家的门铃一样。一个女人前来开了门。这是一个女佣，一个身穿黑袍头戴白帽，个子矮小的老太太，样子颇像一个不发愿的修女。我仿佛觉得也认识这个老妇人。

我问她：

“您不是布列塔尼人吧？”

她答道：

“对了，先生，我是洛林人。”

她还补充道：

“您是来看房子的？”

我说：

“当然是了。”

于是，我进了屋里。

我仿佛认出了屋里的一切，墙和家具等。我只是有点吃惊在门厅里没有找到我的手杖。

我走进客厅，一个铺着席状地毯的漂亮客厅，透过三面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大海。在壁炉台上有几个很大的中国瓷花瓶，还有一幅女人的大照片。我立即向她走去，有把握也能认出她来。尽管我肯定从未见过她，但是我仍然认出她了。这就是她，就是我一直在期待和渴望的，一直在呼唤的她，就是其面容不断地出现在我梦里的那个她，就是她本人。她就是我到处寻觅的那个人，就是过一会儿我上街就能遇见的那个人，就是我一见到麦田里的小红伞，立即能在乡村大路上找到的那个人，就是已经来到我在旅途中下榻的旅店里的这个人，就是坐在我将要登上的车厢里的那个人，就是在大门向我敞开的客厅里等候我的那个人。

这就是她，完全肯定，不容置疑！从她那对望着我的眼睛，从她那英国式的卷发，尤其是从她的嘴巴，从我早已捉摸透了的她那微笑中，我认出了她。

我马上问：

“这个女人是谁？”

那个样子颇像修女的女仆冷冷地答道：

“这是夫人。”

我接着问：

“这是你的女主人。”

她用虔诚而生硬的口气反驳道：

“噢，不，先生。”

我坐下来，大声说道：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她惊呆了，站在那里沉默不语。

我坚持问：

“那么她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了？”

“噢，不，先生。”

“那么这幢房子属于谁？”

“属于我的主人图尔内尔先生。”

我指着照片问：

“那么这个女人，她是谁？”

“她是夫人。”

“你主人的妻子？”

“噢！不，先生。”

“是他的情妇喽。”

修女没有回答。这时候，我对得到了这个女人的那位先生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嫉妒和一股无名的怒火。我接着问：

“现在他们在哪里？”

女仆低声答道：

“先生在巴黎，但是夫人我就知道了。”

我全身为之一颤，便问：

“啊！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

“是的，先生。”

我略施小计，严肃地对她说：

“你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我也许能为你的主人帮上忙。我

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个坏女人！”

老仆人看着我。她看见我很坦率和真诚就相信了。

“喔！先生，她把我主人害得好苦。他是在意大利认识她的，后来他好像娶了她，并且把她带回家里来。她很会唱歌，我的主人也很爱她。先生，见到他真叫人可怜。去年，他们旅行来到这里，他们找到了这幢房子。这房子是一个疯子盖的，一个真正的疯子。他在这里盖房子是为了远离八公里以外的村庄。夫人要立即买下这幢房子，以便和主人一起在这里住下。我的主人为了博得她的欢心就把这幢房子买了下来。

“先生，去年整整一个夏天他们都是在這裡度过的，还有几乎整个冬天。

“后来，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主人问我：‘塞扎丽娜，夫人回来了吗？’

“我对他说：‘没有啊，先生。’

“我们等了整整一天。我的主人像是气疯了。我们到处寻找，哪里都找不到她。她走了，先生，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是如何走的。”

嘿！我简直欣喜若狂！我想要拥抱那个老修女，把她抱起来，并且在客厅里跳舞！

啊！她走了，她逃离了，她是因为对他失去兴趣，对他感到厌倦而离去的！我是多么高兴啊！

老女佣接着说：

“先生伤心得要死，于是他就回巴黎去了，并且把我和我丈夫留下，准备卖掉这幢房子，他的要价是两万法郎。”

但是我不再听她讲了！我只是想着那个女人！后来我突然感到，我只需赶快离开去找到她，她大概在今年春天曾回到这里来看看房子，看她的这幢没有他在会更加可爱的温馨的房子。